

# 東北變色記 (二十)

## 三大據點陷落經緯

● 陳嘉驥

### 錦州血戰兵力不足

#### 街巷積屍壯烈慘極

東北三大據點，瀋陽、長春、錦州，在民國三十七年十月間，在前後不足二十天時間內，相繼失陷，五十萬大軍在眨眼間煙消雲散，實令人爲之瞠目咋舌不已。

錦州陷落於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十四日，長春陷落於十月二十三日。瀋陽陷落則有兩種說法，有人認爲十月三十日，衛立煌帶高惜冰、趙家驥等撤離之日，即等於陷落；亦有人認爲，周福成於十一月二日被俘，共軍正式入城時，才能算正式陷落。筆者茲就東北三大城淪陷順序，簡單介紹敘述如下。

錦州之戰的序幕，係於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十二日，在錦州北方義縣攻防戰開始。

錦州守將爲東北剿匪副總司令兼錦州指揮所主任范漢傑，他率有第六兵團盧濬泉所轄之九十三軍、新八軍及原屬六十軍的一八四師以及臨時由瀋陽空運而來的四十九軍的七十九師的一個團

另一個營，另砲兵第十三團。

錦州守軍對外號稱十萬人，實際上九十三軍的二十師遠戍義縣，新八軍由保安部隊臨時組成，一八四師曾投共反正後歷經戰鬥損失極大亦不足額，實際上在錦州兵力不足六萬人，連同臨時空運來的四十九軍一部，亦不過六萬人而已。由於以上分析，錦州守軍尚稱完整者不過是九十三軍的十八師與二十二師約兩萬人。

最後階段的東北之戰，以錦州之戰最爲激烈，而錦州之戰則以序戰的義縣之戰更爲悲壯。守軍二十師全師均壯烈犧牲，東北剿匪總部發表的戰報，指共軍有兩萬人以上傷亡。錦州守將范漢傑，本爲抗日名將，在八年抗戰期間，率數萬健兒駐守黃河北岸中條山脈，與日軍周旋數載，頗具戰功，日軍始終未敢渡風陵渡，向陝西進軍者，范漢傑厥功至偉。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杜聿明臥病北平協和醫院期間，蔣中正主席即囑意由范漢傑代理甚至正式任爲東北保安司令長官。不過，由於熊式輝之杯葛，不讓范漢傑涉及軍事實質業務，范漢傑在瀋陽盤桓了一陣子，遂返回關內。民國三十七年

初，陳誠因病堅辭東北行轅主任，蔣中正主席又想到范漢傑，但由於陳誠全力推薦衛立煌，因此范漢傑之說亦成過去。但不久仍發表范漢傑爲東北剿匪副總司令兼錦州指揮所主任，一般相信，倘東北國軍移駐錦州成功，東北剿匪總司令一職，由范漢傑取代衛立煌的機會甚大。

當義縣守軍王世高的二十師，在堅守亘十日之久，終因彈盡糧絕，於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二十日陷落後；攻義縣共軍三個縱隊，隨即南下與包圍錦州共軍會合，於九月二十三日晨，對錦州發動猛攻。共軍數萬人首先撲擊錦州西北郊的帽山、四方臺等地國軍陣地，激戰三晝夜，帽山陣地首先於二十五日深夜失陷，翌日即廿六日四方臺陣地亦告失守。帽山與四方臺地勢均甚爲險要，論者認爲：倘當年將義縣的王世高二十師調到錦州，由於二十師勇敢善戰，帽山與四方臺觀音洞等處陣地必可堅守。如此錦州或不致過早失陷，錦州守軍必可牽制林彪主力，則廖耀湘大軍亦不致轉瞬間潰滅矣。

帽山、四方臺、觀音洞失守後，范漢傑認爲事態嚴重，乃於二十八日抽調其他戰線的一八四



(十二) 東北變色記

師及新八軍的新八十八師，由九十三軍軍長盛家興率領，反攻帽山、四方臺陣地。盛家興兩度率國軍攻抵帽山主陣地，但由於共軍臨時獲得增援而功敗垂成。錦州國軍反攻行動雖失敗，但亦予共軍以重大威脅，並始終鏖入帽山與四方臺陣地若干地區。因此，自二十九日以後三十一日，雙方部隊在帽山、四方臺之間，反復衝殺；共軍亟欲除去鏖入之國軍，國軍則堅守不退，此役對共軍創傷極大，國軍的犧牲亦不小。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一日至十一日期間，共軍環攻錦州整個國軍陣地，擬伺機突破一點，俾深入錦州市區，國軍拚死抵抗，使共軍未能得逞，但國軍僅六萬左右兵力，實達負荷之極限。十月十一日，共軍又加入兩個縱隊兵力，並以排砲全面轟擊國軍陣地。迄十四日晨錦州東郊南山陣地首先為共軍突破，共軍趁勢越女兒河攻入錦州市區的東關。范漢傑乃率指揮所親衛部隊，企圖堵截共軍不使其範圍擴大，反復撲擊均未能使共軍後退一步，其慘烈情形實不稍讓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之四平街大會戰。

十四日自晨至晚，錦州全線均在激戰之中，范漢傑與盧濬泉均在前線指揮國軍奮勇力戰，終於傷亡慘重，後援不繼，迄深夜防線多處均被攻入，錦州遂告淪陷。

據四十九軍七十九師，由瀋陽臨時空運錦州部隊，輾轉來臺的七十九師連長甘校霖告筆者，錦州兵力過少乃為失敗主因，雖錦州形勢天成易守難攻，但仍無法以六萬餘兵力，抵抗數十萬大軍之圍攻。倘四十九軍全部能空運錦州，與九十

三軍配合作戰，帽山等高地絕不會輕易陷落，共軍雖亦無可奈何。錦州陷落時，堆積車站各地倉庫物資極夥，軍械彈藥亦不缺乏，均為共軍所得，城內各地一片瓦礫，死屍橫陳各街巷之間，慘極矣！

### 長春被困軍民餓死

#### 不克突圍阻絕生機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政府因決定將主力移駐錦州，不論瀋陽前途如何，對長春約七萬國軍的補給益形困難。

自七月間，東北剿總為了迎接長白山日軍下山一度發表長春、公主嶺等地為接戰區域，使共軍誤認長春國軍有意突圍南下，遂加緊對長春包圍圈。首先大房身機場陷落，空運補給中斷，乃改為空投。最初空投尚可順利落於國軍控制區內，但空投三日之糧食，猶不足七萬國軍一日之用。鄭洞國乃率同全軍縮衣緊食，這時長春已逐漸陷入恐慌之中，國軍猶缺糧，市民更無糧果腹，市區愈來愈小，被共軍圍得水洩不通。

到了八月間，共軍在長春市週圍部署了多門高射砲，每當國軍飛機空投時，即高射砲齊發，空中煙火瀰漫，炸彈穿梭，飛機遂不敢低空投擲，改在高空盲目空投，導致食糧多數落在市區之外為共軍所得。

在最後期間，長春市民不但缺糧，且無燃料，因此在桌椅門窗燃燬之後，乃挖柏油路面為炊，在長春街頭死屍處處惡臭逼人，生者也蓬首垢

面，萎頓不復具人形。長春市長尚傳道乃鼓勵市民離開城區向四鄉逃亡，但均為共軍所阻回頭亦不被守軍接納。數以千計的市民往返於國軍與共軍防線之間，不數日率多倒斃四郊，殘酷景象令人不敢卒睹。

十月十四日，亦即錦州陷落之日，政府當局盱衡東北全般局勢，知將無法再顧及長春七萬守軍，又不能任其自生自滅；乃密令鄭洞國率新七軍及六十軍與若干警察與保安部隊突圍，向瀋陽地區集中，並限令於十八日開始行動。鄭洞國乃邀集新七軍軍長李鴻與六十軍軍長曾澤生偕同各該軍各師師長等高級人員，到第一軍團司令官軍團部開會。新七軍軍長李鴻因病無法與會，派副軍長史銳偕參謀長龍國鈞、三十八師師長陳鳴人、五十六師師長張炳言、六十一師師長鄧士富參加。六十軍軍長曾澤生，以正視察防務為由未出席，派參謀長徐村民，一八二師師長白肇學等與會。蓋此時曾澤生已與共軍暗通款曲，並由共軍供應若干糧食以爭取六十軍投誠，曾澤生忽聞鄭洞國召集緊急會議，為防意外而藉故未參加。

曾澤生的六十軍與守錦州的盧濬泉的九十三軍，均為雲南王龍雲的子弟兵。九十三軍及六十軍被調至東北時，係由孫渡以第一集團軍司令官名義率領，由於盧濬泉為人比較坦誠，且對何應欽相當崇拜並常有聯繫，而杜聿明說起來也係接近何應欽系統的中央軍；因此九十三軍得以留於當年東北最安全的錦州，其後孫渡被調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盧濬泉乃升任第六兵團司令官（由第一集團軍司令官改稱）。曾澤生的六十軍



則被調到吉林前線戍守，其所轄的一八四師則留守鞍山，在民國卅五年五月，一八四師師長潘朔端叛變後，曾澤生的六十軍，僅有白肇學的一八二師與隴躍的暫二十一師。

其後，一八四師在團長楊朝綸率領下反正，並在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四平街大會戰期間，在梅河口力擋南部共軍北上，樹立功勳不小。熊式輝、杜聿明乃撥倉庫所存最好器械，補充一八四師，全力協助其重建，並調到錦州歸德潘濬泉指揮。曾澤生對盧濬泉升補孫渡軍團司令官職位，已感際遇不同，原屬六十軍的一八四師不歸建六十軍，反調到錦州歸德潘濬泉指揮更感不滿。東北保安司令部得知這種情況，乃將自交通警察總隊改編由李嵩擔任師長的暫編五十二師，撥到六十軍編制之內。交通警察總隊，過去一向由軍事調查局長戴笠指揮，遂被認為係情報系統的武力，李嵩的暫編五十二師，撥歸六十軍編制內，曾澤生不但不高興，反而感到不安。

鄭洞國在與新七軍及六十軍高級人員舉行會議時，說明奉命突圍南下瀋陽，並給予兩軍十五、十六、十七，三天準備時間，於十八日拂曉開始行動。鄭洞國並指明由六十軍先行向大房身機場做模擬攻擊，以混有共軍然後轉頭南下，新七軍則由鄭洞國指揮下直接南下突圍。會中有人提出官兵多日來食不果腹，營養極差，並多浮腫四肢無力，恐難勝任突圍任務。鄭洞國則答以軍人以服從為天職，長期困守亦是死路一條，不如大家奮勇突圍，或有一線生機。

會後，六十軍高級幹部返回防區後，始終未

獲曾澤生軍長回音，鄭洞國十五日曾以電話促六十軍迅速秘密準備，亦係由六十軍參謀長徐村民接聽，說曾軍長正視察防務不在軍部。其實，曾澤生這時以開會為名將六十軍三個師長召集到軍部，立刻將由交警總隊改編的暫五十二師師長李嵩扣押。曾澤生隨即向一八二師師長白肇學、暫二十一師師長隴躍，說明六十軍士兵在飢寒交迫情形下，奉命突圍大家都是死路一條，他已決定向共軍投誠，並得共軍保證將予優待，希望兩位師長考慮。白肇學、隴躍知在此情形下，無法持異議，遂表示贊成。

十六日，曾澤生並將暫五十二師的幾名團長亦予扣押，並進行將五十二師部隊予以隔離，由其他兩師予以看管或繳械。十七日鄭洞國已得知六十軍不穩消息，企圖以電話說服曾澤生但未果；遂派吉林省政府秘書長崔垂言（鄭洞國兼吉林省政府主席）與長春市長尚傳道，前往六十軍軍部親自向曾澤生勸說。

尚傳道在長春首任市長趙君邁在三十五年四月廿四日被共軍俘虜時，由他代理長春市長；在此期間，尚傳道對長春市政頗多建樹，深得好評。民國卅五年七月李立三訪問瀋陽，商小豐滿電力輸送線經過共區供應遼南工業區問題時；董文琦與李立三商妥由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政治部扣押的共黨作家金民與林彪俘虜的趙君邁市長交換。趙君邁自共區獲釋後，堅決不再出任長春市長，返回關內到上海出任漁業管理處處長，長春市長一職遂由尚傳道真除。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陳誠任東北行轅主任時，不知為何什麼尚傳道辭去

長春市長職務，陳誠改派孫桂籍出任長春市長。嗣孫桂籍當選立法委員，吉林省政府主席由東北行轅副主任鄭洞國接任，鄭乃力邀尚傳道重作馮婦再任長春市長。

尚傳道與崔垂言前往六十軍軍部之前，尚傳道因過去在市政上以及食糧分配上，與曾澤生曾發生不愉快，在此時此地去說服正叛變的曾澤生，當然具有相當的危險性。但是尚傳道經過一番考慮，認為國事遠比自身安全重要得多，乃義無反顧的偕同崔垂言去見曾澤生，雖然未發生意外，也沒有把曾澤生說服。曾澤生雖然決定叛變，但他對個性誠篤待人寬厚的鄭洞國仍相當尊重，於十七日夜告知鄭洞國，他決心向共軍投降亦係不得已，請求原諒。曾澤生並向鄭洞國保證，他雖投降，但六十軍絕不會反戈相向新七軍，六十軍僅將其防線部隊調開，希望鄭洞國有所部署，共軍也不可能在這今明兩天內進攻。

十月十八日曾澤生公開聲明「起義」投向共軍，其撤防地區雖然迅速由新七軍接防；可是，當年鄭洞國以兩軍兵力鎮守長春，早嫌不足，現六十軍突然撤防，新七軍無論如何也無法鞏固防線，長春之淪陷已在指顧之間。鄭洞國除向當時在北平的蔣中正總統報告一切外，並表明長春萬一不保，則長春淪陷之時，即係他以身殉國之時。鄭洞國並預擬了訣別電文，因蔣總統侍從人員×××留在身邊，準備在長春一有淪陷消息，這篇情文並茂的訣別電即行發表。

共軍於十月十九日開始向長春市進攻，新七軍防線一下子拉了那麼長，同時在半飢餓狀態下



捱了這麼多月，官兵體力極差，遂節節敗退，到了十月二十一日，就只剩鄭洞國的第一軍團司令部一處孤軍奮鬥。第一軍團司令部，係中央銀行所在地，僑滿時可能就是偽國家銀行舊址，係鋼筋水泥建築極為堅固，不懼一般砲火攻擊。

鄭洞國率少數部隊，在中央銀行奮戰了三天，到了十月廿三日終被共軍攻入，當共軍進入鄭洞國房間時，鄭正擬舉槍自殺，共軍一個箭步撲上前去，將手槍奪下。共軍政工人員勸鄭洞國投降，並云投降與被俘的待遇差的很多（像曾澤生的「起義」，比投降的待遇又好很多），但鄭洞國堅持絕不投降而寧死不屈。鄭洞國堅持多日，不稍動搖，嗣周恩來於十一月間給鄭洞國拍來一個電報，大意為：「希吾弟毋負黃埔初衷，稍一轉念即以起義相待。」鄭洞國這時不得已，才點了頭不再堅持。

十月二十三日晚，筆者在中央社編輯部值班，譯電員送來一則中央社北平分社專電，但却冠以「中央社長春二十三日專電」，報導鄭洞國向最高當局的訣別電（按係十八日預發），這篇訣別電內容，充滿了情感，鄭洞國並將長春失陷部份軍隊變賣責任皆攬為自己過錯，措詞委婉哀傷令人不忍卒讀。筆者將這篇無懈可擊，感人肺腑的新聞電報，大致上編點了一下，標了一個標題，送交值班的編輯部副主任沈宗琳過目後遂發稿，翌日全國各地報紙無不顯著予以刊載。

### 謠詠滿城守軍叛變

衛立煌倉惶離瀋陽

錦州於十月十四日陷落，長春於十月二十三日失守，廖耀湘大軍在遼西於十月廿五、廿六日全面崩潰。此時，瀋陽地區國軍部隊，僅剩五十三軍，以及剛剛成軍的第六軍，另外尚有若干地方部隊。第六軍係以青年軍二〇七師為主體，勉強擴充為兩師人；復因軍長羅友倫辭職，政府派東北剿總參謀長趙家驥繼任，而趙當時正忙於遼西無法就職；第六軍等於群龍無首，在成軍之初無由發揮力量。因此，在錦州、長春失守，遼西大敗之際，周福成的五十三軍，乃成為瀋陽地區，唯一有作戰能力的主力部隊。

這時，五十三軍第一三〇師師長王理寰，眼見大勢已去，積極謀求向共軍輸誠；他並企圖說服第一一六師師長劉德裕、新三十師師長張儒彬，共同放下武器。其實，除王理寰外，劉德裕與張儒彬並未對投降表示具體意見，仍然對周福成軍長效忠。不過在人心渙散，軍隊士氣瓦解之際，容易造成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虛幻幻覺，不夠鎮定的人會頓失主宰，衛立煌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倉惶離開瀋陽！

這時，除王理寰思變外，瀋陽市政府第二守備總隊副總隊長王鳳起，也認為瀋陽無法再戰，不如向共軍商談停火條件。因此，王理寰與王鳳起不久即聯合一起，籌劃秘密活捉衛立煌，以免瀋陽罹戰火之災。

按最初計劃，係由王鳳起首先率親信將第二總隊長秦祥徵扣押，然後再由守備總隊士兵與一三〇師配合，實行各項行動計劃（詳細情形請參閱中外雜誌七十九年五月號，東北變色記(十三)）。

。嗣王鳳起認為總隊長秦祥徵為一忠厚長者，不如將其爭取過來共同行動，遂決定對秦祥徵進行說服工作。果然秦祥徵在聽到王鳳起的一篇大道理後，立即表示同意，唯彼提出瀋陽市長董文琦對彼有恩，主張爭取董文琦一齊「起義」；董如果不從再行予以扣押不遲。秦祥徵於十月三十日上午到市政府後向董文琦說：「五十三軍已決定起義，守備總隊亦將繼之，現大勢已去，希望市長亦參加起義等」董文琦佯裝同意，並表示願說服其他高級人員一同參加，使這項行動更具有「意義」，秦祥徵不疑有他乃行同意。

董文琦離開市政府，繞了一圈逕行到剿總向衛立煌報告：「五十三軍與瀋陽市第二守備總隊均將叛變」。衛立煌在廖耀湘覆滅後，由於劉玉章的五十二軍，無法回軍瀋陽，已慌了手脚，這時又聽到五十三軍與瀋陽市第二守備總隊有變，不由得不心驚膽戰，遂電告當局請求准予撤離瀋陽。

這時抵達衛立煌寓所的高惜水向衛表示，彼對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個性頗有認識，他認為：「周福成個性急躁魯莽，但秉性尚稱忠厚，對蔣委員長選拔他繼萬福麟出任五十三軍軍長頗為感激。」據他所知：「五十三軍確有部份將領思變，但周福成係蒙在鼓中並不知情。由於周福成馭下無方，他能否壓制五十三軍內思變將領，則頗有問題。」趙家驥在旁插嘴說：「情勢既然如此，希望董市長能够探明五十三軍究有幾個師不穩，瀋陽市第二守備總隊是否可以挽回。」董文琦表示：「據彼與秦祥徵談話時，知五十三軍一三〇師王理寰已表明態度，其他兩師正由王理寰策



動中，亦將追隨；至於瀋陽市第二守備總隊，已由副總隊長王起鳳把持，秦祥徵似已無法發揮影響力。」

趙家驥乃建議衛立煌說：「五十三軍仍有兩師可用，我們可迅速命令蒙在鼓中的周福成對一三〇師予以鎮壓，或可挽回目前緊急情況。但這是臨時應變，如想確保瀋陽，以目前兵力已不可能，必須由中央急速空運大部隊至瀋陽增援始可。」衛立煌乃表示，中央派兵增援一事，在目前絕不可能；趙家驥乃命令東北剿總直屬衛隊，在剿總臨近各街巷戒嚴，以防不測，並急調在渾河地區佈防的第六軍兩師部隊回防瀋陽市區，但聯繫中斷。

十月三十日下午瀋陽市已謠言滿天飛，說第八兵團司令官兼五十三軍長周福成已行「起義」。衛立煌乃直接與周福成通電話，周福成仍矢志忠誠絕無二心，並云一一六師師長劉德裕與新三十師師長亦不會叛變，他有把握制壓一三〇師師長王理寰，但對瀋陽防務必將有重大變化甚表憂慮。這時自長春南下共軍，已攻取鐵嶺，並進抵瀋陽郊區的東陵（清太祖努兒哈赤墓）、東大營、團山等地。繼復獲報瀋陽郊區的馬三家子、北陵機場等地均被共軍攻陷，守馬三家子的五十三軍一個團部隊未及撤出已被繳械，衛立煌乃將緊急戰況及五十三軍不穩消息再報最高當局請示。

嗣最高當局回電指示：「東北剿匪總部的高級軍事人員，以及各級機構高級行政人員皆可立即撤至葫蘆島，但負有直接戰鬥任務的高級將領，應留在瀋陽設法平亂，並拱衛瀋陽不得撤退。」

「衛立煌乃借高惜水、趙家驥、董文琦等人乘汽車數輛，至瀋陽市區內的渾河機場，乘飛機飛抵葫蘆島。」

衛立煌臨行前，命周福成代理東北剿匪總司令職。周福成在匆忙中立即就職，並對左右人說：「這個職位也輪到咱們東北人幹上啦」；他並連續發出各項人事任命命令，由五十三軍副軍長代理軍長，五十三軍參謀長代理東北剿總參謀長，以及物色遼寧省政府主席、瀋陽市長等人選，並佈告安民，謂將全力拱衛瀋陽，籲市民各安生業等。周福成命令一三〇師王理寰出擊，王理寰不予理睬，調動其他部隊也無法聯繫，周福成這時才大夢初醒。共軍於十一月二日大舉入城，周福成遂被俘，共軍勸其投降時，他說：「我不能投降，如投降怎麼對得起蔣委員長」，瀋陽市這一幕遂告結束。

### 萬存仁最後訊息 為中央社完成任務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三十日，當時全國各界對遼西廖耀湘全軍盡墨的嚴重性，並不十分瞭解。只知道錦州失陷、長春失陷，並且在遼西又打了敗仗。就是筆者對東北的事雖略知一、二，但是由於山西趙承綬之敗並沒有影響太原安危，所以也認為瀋陽短期內不致有問題。因為民國三十六年秋，閻錫山派趙承綬率軍十餘萬人向太谷等縣搶糧，中了埋伏全軍覆沒，太原因此吃緊；但經閻錫山緊急動員備戰，太原危而復安。所以認為

瀋陽地區也許還不致於馬上失守。

十月三十日晚七時許，忽然中央社瀋陽分社電務組長萬存仁向總社拍來告別電，指衛立煌率東北軍政人員匆匆飛離瀋陽，這才知道東北大事不妙。

萬存仁的告別電，經譯電組譯就後，因知當時在中央社總社任助理編輯的筆者來自瀋陽，立即持交筆者過目。猶憶原電大意如下：「自國軍在遼西地區失敗，瀋陽連日來謠言甚多，職等則始終堅守崗位，繼續拍發新聞電報。今日下午三時許，在分社門口見衛立煌偕同趙家驥等多人，分乘汽車數輛，向西匆匆駛去，據聞係乘最後一架飛機飛往他處。現瀋陽市區已逞紊亂，若干人士紛以共黨地下工作者姿態出現，分社同仁勉力照常工作迄至傍晚，以期毋負我中央社傳統精神。現市區槍聲四起，同仁等實已無法工作，此電拍發後，即將電訊設備破壞，永別了總社！職萬存仁等全叩。」

其後，萬存仁從陸路輾轉逃出瀋陽進入山海關到達天津，再乘船到上海轉至南京，並隨中央社來臺，一直擔任電務部領班職務。萬存仁在臺四十年期間先後在中華日報及大華晚報兼任影劇版主編，並為電影名評論家。當年大華晚報影劇版獨領風騷，萬存仁主編實為主要原因，因此他也成為演藝影劇界重量級人物。昔年國際演藝團體如白雪溜冰團、日本松竹歌舞團來華，率多聘請萬存仁為總幹事，負責一切演出事宜。

萬存仁於民國七十八年大病初癒，遂移民赴美國洛杉磯市，在其公子處休養，近況甚佳。